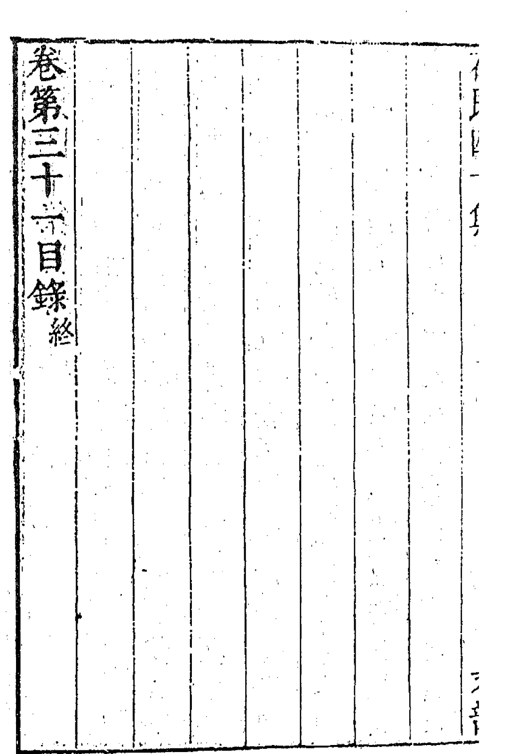
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一

亡姬陶楚生傳中



卷第三十一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三

亡姬陶楚生傳中

是夕宿於句曲漏與霜俱下朔風如刃刺人骨余獨坐理琴神魂忽搖搖不安遂就枕甫瞌眼夢游一巨澤中有大堤可廣三四丈許堤傍夾以垂柳柳皆作黃金色堤之外皆澤澤瀰迷弥

作黃金色徧植水芙蓉微風常滉瀁余猶以爲
眀聖湖畔陰察之巳非人間境見諸客聚飲於
堤上余望之可里許皆偉衣冠非人間服俄頃
一羽衣朱顏者緩步而來若迓余者余亦緩步
就之羽衣之後隨一女子亦霞珮雲裙覺有異
然與羽衣者陰相談若抗體者將近則羽衣者
與余揖而女子則却步不前余亦不及熟視但
與羽衣者譚羽衣者曰客從句曲來耶句曲見

爾祖否余曰僕不佞幸託神明之胄然相距三
千載翁何相誑耶羽衣者曰未遑及他此子欲
暫相託煩我爲客一言客無拒也余驚視之恍
然如姬不及答遂驚覺時漏巳將絕披衣復起
恍惚不知其狀遂作異夢志明早就道車中不
勝疲往往假寐寐則必見姬及夜卧復然如是
者累七日始抵家道中忽忽因有寄懷之什復
爲今樂府以紀之甫抵家謁太夫人於寢詳道

所交與居太夫人曰我巳爲兒卜日矣當在普春之十一日吉去此適一月然度兒安可度歲於家與宗人會顧遂出又安可以不愼試往遍辭所交新正歸當爲汝戒行余復長跽受命然念太夫人在堂爲人子者不能奉椒酒爲壽而歲暮行游殊不堪涕下交頤又不敢道其故以傷太夫人心太夫人度其意勉曰兒無悲苟能立當有日也余於是遂趣武林是爲嘉平月之

十三日余抵武林訪姬於家遂見嫗嫗出熟覩
余曰此非茅郎君耶郎君之面似信人也兒不
爲郎君詒余詑曰嫗善相耶何一見乃爾嫗曰
妾不善相兒善相耳兒之父工相人之術以僻
在郊野無可當其相者故以女女我今兒不工
相人之術而能用其意故傾心於郎君妾知兒
不爲人所詒今見郎君果然兒尚在某生家知
其將行矣郎君但稍避之使某生不聞則必趣

篋中無疑也余奇姬因與言姬遂爲道本末余
曰無駭我卽出當必不疑姬詰其故不答遂止
於湖上越三日爲十六日方坐湖傍危樓上姬
不使人通忽邈進呼曰郎君安在哉卽淚下不
自禁曰不意今日復相見也已而復抵掌歡笑
因問討所出余意將力辭之故未欲盡言曰姑
徐之客方滿坐於是遂登舫客皆善談者或以
名理叩余余未及答姬卽據席縱譚語盡玄妙

客皆退避不言余於是與揚扢今古品隲人物
汐鑠有韻無韻之言以及稗官小說古今樂府
無不恰合客咋舌良久於是有善談經世之術
者忽論屯田水利邊塞風俗意以此難姬姬亦
隨答響應客或有力詆李卓老者姬爲極辨及
議論所及則又往往與卓老不合余於是益奇
姬慨而喟然曰胸中苟無如許烏敢以目相天
下士哉及月上維舟於斷橋下是夕望武林之

俗游於湖者及暮而返故游船中絕無燈燭卜夜之具四方之來客者或於月夕披覽求一土著之客不可得也是時嚴冬四方之遊客皆不至及更鼓初動巳杳無人跡霜侵纜舟石至舉足不可辨余乃張席船頭飛爵如雨姬復以異辭偉論爲下酒和霜而飲客皆不知寒忽聞橋有歌者聲問之楊人言不知所自客有登艦樓望之者則見一長鬚鶴髮之客挾二青衣踞坐

斷櫳之上青衣爲歌聲徹雲漢而微次其宮商似郊廟所奏雅樂坐客皆駭以爲人間無此聲余往遊長安曾觀南郊大禮故庶以此擬之客亦有曾聞之者首頷不已然以爲大同而小異姬曰兒未曾遊長安且女子何緣與大禮然其聲似習聞之不可不一往觀余偕兩客居艦樓上恐其匿避則遥望其所之而自攜姬及數客躡霜飆風往觀之至則寂無人駭歸舟猶疑其

驚去及問所畱艦樓客則以爲諸君將登舟猶
在橋上但不聞歌聲耳見諸君近其傍若不見
者方淡訝之今且拜去矣客皆駭姬沉吟不已
余心異之恍然思夢中羽衣人與霜月之下所
遥望者若相似也然秘不敢言復就席褰微月
忽呈瑞生奇雲客皆仰觀倏忽而徹及旦不與
席者勿見也已而復徹席環坐余往在金陵道
中所著今樂府螢燈有聲之者有之是聲亦求

道其所以歌竟姬問余曰兒頗悉今人樂府然譜中不載此詞誰爲此新聲者其才淸以婉其思遠以深其調和以正非君之才當不及此但未審其所述耳客有袖中出異夢志者余初欲秘之不意爲客所洩恐益堅姬之意不可以辭說曰邈矣鬼神況吾輩筆端亦安可盡信哉姬曰兒固知君不善妄言者無反詰遂復飲飲罷與姬復上危樓就寢姬謂余曰客去矣可以言

矣余曰固然卿母許卿向以身相許余未敢以
聞命也今且値家難將浪游不足以爲卿辱第
向所許卿者今當爲謀之卿可徙家廣陵余且
游白下所隔僅一江可朝呼而夕渡苟此生意
不已卿當聞我我當爲卿計耳姬苟重離土我
能爲卿謀姬扼臂齧肉曰是何言歟兒不欲負
父念故愼擇以嫁往嘗與其生遊其才淸新俊
逸兒以其骨稍弱又與其生遊其人多機善謀

兒以其才稍詘最後與其生游其才典贍宏雅其人深沈太力兒又以其時稍扼故未敢以轢諸令幸見君君復中道相棄兒即覥顏再游廣陵悠悠世路且安得如三君子者哉兒辭三君以就君君復辭兒兒將終老於風塵乎兒囊固願一死以報父者也今其時矣遂拔余床頭所懸劍欲自決余急止之因度其未可以口舌奪也曰姑俟之當爲卿謀姬復絮絮道衷曲留連

者四日夜猶未决余偶爲公府所召將往菰城因一過家理畢歲之務遂與姬辭約爲日五小除夕之次日當相晤也姬頷之余因送姬還家復見嫗嫗曰郎君無作負心人也使兒失其相余曰我安敢負心哉但恐負姬耳姬復泣下余强爲別度於廿二日可抵家復二日就道則是日次可以如所約不意值邑中有大徭役爲公府所留廿三日始發於菰城恐失約於姬欲以

書聞又恐奴誤投遂函書然明而中附尺素道不得已改期於廿八日奴於小除夕始抵武林然明以暮夜不及通於明早約姬往湖頭觀書會然明南山之竹閣成因約姬往觀姬聞外言茅郎君有信使至適臨妝鏡披髮不及握親出索書然明之使詳道所以姬卽命肩輿往是爲廿五日余於廿四早抵家竟日卽畢諸冗於是夕復理棹及午至武林未及就館舍卽趨至姬

家姬已赳然胴觀書之約矣見嫗嫗怒曰何郎
右之妄也頃汪季以郎君有書至約兒往觀前
去郎君復至妄枉郎君耶抑枉季耶余曰不枉
季雖然我何敢妄向恐失期於姬故復改約今
得如前所期幸甚嫗無怒急導我往索我當爲
姬具言之嫗曰季方約觀書遂游南山竹閣度
郎君復至湖上可已暮季尚杭之俗必已返棹
令試馳錢塘門索之可得也余遂索嫗家人辨

舟至則杳無蹤恐其泊湧金門復截湖而渡是夕風聲如霹靂怒濤撲天兩峰雲脚皆爲風所黒扁舟幾覆者數四挾一客俱客不勝寒方擁衾抱額伏於艙内余獨臨風坐其上舟觸風不可急渡抵湧金漏已兩下矣同嫗家人索舟尚不可得因李巨艦亦扼於風尚隨流上下未能泊岸余復從湧金尋往南山道相去不一里遥復更餘始方舟然明聞余至大咤客皆驚起嫗

幾不自持然見余殊無所言然明叩其故余爲
歷歷道之然明曰君子固不可測也楚生聞子
信使至披髮就觀一得子之書不啻如獲十城
竟今日之會反覆玩味且津津談子不巳也子
亦謝百冗冒嚴風以就見度二君必深有所言
也乃今相視而巳何居余唯唯曰子暮宜歸矣
然僕館舍在錢塘今風不可以扁舟驚楚生欲
假子之巨艦往子能命扈㵿以待艮足當臨邛

令也然明速命治具而與客連袂登岍因揖謂余曰自今而後僕未敢以見也當有所遲余詢其故曰姑徐言之余遂與姬相對飲向所擁褁抱頷之客亦禦之以酒抵錢塘漏已四下余已沉醉姬亦陶然遂寢於館舍復居五日遂爲除夕五日中姬意愈篤而余不勝姬殷殷益恐負之淚且度首春十一日之期已將逼矣遂於是夕買舫沽醑以爲守歲飲因欲與姬言酒半酣

姬謂余曰湖中度歲者絕少今長堤上下十里
寂無人聲試與君一踏當傚殺傖父耳余唯唯
遂自斷橋步至孤山將返姬執余之手曰嗟嗟
茅郎事已至此將奈之何君衷言未吐忽忽十
日今除夕矣兒亦願君爲兒除十八年作惡春
光耳余曰王臣雖然今日負卿罪小異日負卿
則罪大向常與嫗言之矣卿知我深必期我遠
我方以七尺之軀付之狂濤怒波之中異日者

落魄以死將何以見卿地下我今日之事易易耳灌將軍使酒魏其族負意氣如灌者何益哉我不爲也姬方嗚咽將有所言而余語未竟姬忽驚仆指曰兹何爲者耶余反顧則見一物陰躡其後三尺而傴猙獰怪詭行如猿狖叱之則却丞怒追之則反止作鬼聲呼咄咄嗚嗚若有所言也者余驚異遂不追怪亦不見是夕晦因武林之俗除夕民家俱妄効大禮柴以享天故

火光四起湖水盡赤兩堤上照耀如白日余與
姬皆驚遂坐於堤上姬曰以今日之事合於曩
之兆天方命之君其奚辭余曰雖然當卜之使
終余之身可不負卿則何待於天命苟其不然
雖遂天不祥寧負天不負卿也姬曰明早兒與
君同禮天竺因假以龜筮何如余曰諾遂相攜
登舟坐客四五人皆未醉因復飛觴無算余素
好飲見湖上除夕巨麗甲天下不覺爲浮白者

數四姬亦若幸事將就者巨觥屢命盡破平生飲量遂相攜復登危樓枕藉以待曉曉起宿酲猶在也姬促之行遂連轡丞馬及三竺之麓時尚未曙杭之優婆夷以及行脚衲子皆已先後進禮佛而士大夫及商賈百工則方有事閭里無一出游者忽見友人張德懋已踞坐一石余異之據鞍詢其故德懋曰良奇余昨竟夕不能寐將曉夢一怪形之鬼告曰急趨天竺以待與

客客至則告以我語事柾不疑無庸卜也余與
姬因爲德懋道始末德懋者亦武林拔俗之士
也以才傾天下好奇策亦且負氣無所顧余素
兄事之近年德懋以好方外學往往居山中故
此游與德懋甚疎德懋亦不知也及相見驚駭
遂共禮大士不卜而還從神命也出而憩於故
司成馮先生之快雪堂觀遊客如織姬謂余曰
與曩夕杳寂何頓殊耶然曩之風景實勝於今

余頷之姬曰鬼亦然矣寧爲聶而不爲今德懋大賞擊節因曰鬼神託我以宣言我不可辭我當爲二君作媒於楚生大喜遂舉觴壽德懋德懋以閭里事未畢遂先辭余復與姬痛飲於小閣上出則止於望湖亭驅輿馬去而與姬抉譚於柳下姬因輸衷曲余亦道平生皆似不可使人聞者而兩人者皆已醉遂狂呼不顧及譚畢縱視則武林士大夫以及商賈陌阡畢聞𨓏之

聶而出游者無不竚立聳聽半即散去半則驚詫私語不休姬益慷慨自若遂相扶歸次日姬進謁嫗謂嫗曰事已成矣幸無負我父及嫗爽嫗大喜治具召余因幷召德懋德懋笑曰余將貪天之功余語姬曰雖然不可不聞於太夫人太夫人方遲我歸以戒行也今當稍緩其期因乞急足聞於太夫人太夫人大喜曰兒將遠遊婦不可以不侍我兒未嘗離我寒暑飲食無知

其性者且當寥落亦詭慰之令兒賞姬姬必知
兒我當以兒付姬也余之宗人仇余者使人說
太夫人無往恐爲四方口實太夫人怒曰我兒
豈常兒耶我不往則兒必不敢成遂促駕至躬
爲治簪珥帷幄之事遂於晉春十一日舉事郎
太夫人向爲余所卜出游之日亦從吉也姬謁
太夫人太夫人叓喜曰非汝不能合吾兒意我
老矣爲宗人所侮故使兒遠遊我以兒付汝汝

能識兒於衆人之中必不使兒爲衆人也勉之姬拜受命余因以板輿侍太夫人周湖上姬亦從宗人恐余爲金陵游四方之士大夫將以是薄之不知余固不敢出諸口也遂爲飛語以中余故交有憐余者恐入其穽遂勸余且歸曰人將謂子以姬故棄父母辭丘墓捐兄弟割伉儷而爲汗漫游也太夫人曰不然兒之行以我命是不可以汙也客曰雖然無爲人所中今當歸

閉戶著書塞耳不納煩聒稍需數月卽可竣蹇長安道矣何用遨遊兩都爲余感其言遂受命初德懋於姬初笄時卽主是說恐余未可說遂險爲姬言之姬良信其言於是從臾余歸將歸客曰人非姬姜不能無妬吾爲子而勸子歸無以歸病姬當爲築別館以貯太夫人亦頷之問之姬姬不欲曰兒當執婦道耳君將以兒爲外婦哉余亦然之遂歸將戒行忽見一客攜卮酒

來追至則然明也然明曰知郎君孃子必有今日向所欲邏以相見者亦恐貪天之功耳因相笑而別余歸即同居然猶割數椽不相通朔望一進起居耳不謂宗人之計無所施日令鄰媪從臾婦婦遂不能忍意欲同居余以告姬然意猶持不可姬曰此亦非久策也當如命遂合而一日夕相見矣嗟乎孰知果如客所料遂不無訢誶然姬事之益恭不形於色但鬱鬱以病病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二

亡姬陶楚生傳下

卷第三十二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四

亾姬陶楚生傳下

余趨白下度中秋因辭故所定交之士大夫姬謂余曰兒善病且居風塵久恐不能舉子太夫人抱孫之念急不可以兒故久誤君向當兒將謝風塵時有邵家兒字秋水者其標格態致皆

崑崙橘州人兒向標榜之名已大度君亦嘗聞之兒雅與善其年少且無痼疾可以娠兒向以受太夫人知恐無以報故曾函書爲道本末彼亦方擇人未可得報書如約是以君纍走弔德懋兒令君訪之恐君不許故託君爲兒道意君歸意已成乃君語甚落落但言彼寄致卿而已兒疑其有所主故不復言嫗至復寄牘報我方恠君意不及且以言挑君君屹不動故兒甚異

門時復欲君游武林君故不許見度以故告君
亦未肯即諾遂忍不言今長干有楊昭生者往
在湖上見一識之其女弟字媚生復遠過秋水
年尚幼故向不敢以進然度兩年之內兒亦可
以報太夫人也兒雖素昧平生然其人非冷腸
者也以亦衷告當無不允者君試往訪之余曰
向卿以身許我我恐負卿不欲聞命我豈爺情
於此者哉然以終不可辭卿致一入牢籠幾使

我不瞑今幸得同游生平之願畢矣卿無多言姬曰兒豈不知君哉君往以兒之故不避生死夫兒之身聊然耳無使兒負心太夫人不以君之姬蓄兒兒死無以報君方壯無意於此太夫人年高且夏患難淡欲抱孫如饑渴此非兒所以報君也余曰雖然安知卿不娠乎我方事行役欲以慰太夫人者多無暇及也姬曰君無難於報太夫人兒女子不能有所爲所以報者惟

此耳君弗辭余終不許姬私使人覘之則楊氏
已它游矣姬怏怏曰兩謀而不遂天也姑徐之
將行又謂余曰見所以以二姬進者無它以君
好奇良家子不解事不足當君意今不意謀不
遂君故深音律見亦解此試往廣陵擇侍見廿
餘令之譜新聲亦可以消我兩人旅愁也余知
其意所在終以行役辭姬終怏怏旣渡江喟然
曰古稱燕趙多佳人豈欺我哉至睢陽余以東

息馬煩將就寢姬逡巡余詰其故曰兒頃從中
車中察同行者覺有異是不可以不備余笑曰
卷帙敝衣不足爲盜取酒盜方見嗤無多疑且
度道里將以一月期孰能晝夜不息以自敝耶
固強之姬終服褻衣嚴待余故有飛膽且度盜
不亟涎遂酣睡息如雷響姬終不瞌眼漏三下
盜忽發是夕大風盜順風長呼如驅數百人而
奔姬振余覺余挾姬亦長呼而出盜疑有備爲

少沮余得從傷門出至隙地則已有二盜持白刃以待刃幾中余腕姬急以身掩始得脫復挾姬踰垣者四皆高可丈餘余素不習超距不知所以無墮旣踰垣闞一民家門入匿民家夫已它出其婦疑盜來號泣余以實告婦益惶悚恐盜躡余後將出避余恐其出反爲盜所得復以追余然不能止之姬曰是不可以情告也拔所佩短刃假爲盜以挾之婦見刃不敢出聲余不

意姬臨臥時已有備且善於臨變益自媿不及
與姬坐民家盜猶嘤呼不已余恐驚姬故以褻
語相狎姬亦神色不變徐論盜踪跡盜得余卷
帙以爲重貨并初所攜衣篋及道里之費盡棄
之去余欲返姬曰寧需之無爲所賣已而復急
欲行余疑其先後異姬曰兒初恐盜以得卷帙
怒我賣將復來故不欲往今不返則必遠而後
省度其省而復來道已遠天將曙彼必不能我

復待曙而歸則向所踰之垣將見其峻益不能越矣余益歎服遂攜姬而返及返果已覺垣峻余至泗上謁先大夫祠復改蘇漕渠姬益日夜讀書以伴余爲公車業及入長安四方之客向與余交者靡不挾胡姬過慰姬必一一見之且與深談所賞識者二復以進余余辭之姬曰此亦不足以當君也晁後得一趙姬張第五大㕧曰異哉議論風釆非余之人當使吳儂退三舍

況其倫類乎復以進余余時與之謔果如姬言遂詩壇酒社必與俱且時與游山中然姬所期之事余終不諾姬益與之交好張亦以爲知己甚歸心姬終欲強余余曰卿方以身居風塵久恐不能振張姝何獨異於卿姬曰不然吾相張必舉子余笑曰爾以父之術相夫猶以父之術相予乎姬知余意不可奪遂不言余掩關習靜姬時次第酒茗以待余關中不設榻姬居關外

亦輒夜不解衣帶以俟及余出關則姬亦寢食
如常後忽忽不樂余詢之曰父固死矣母尚在
兒不能養兒其非人哉余慰之曰勝不勝行將
南還還而訪之未爲遲也姬猶不能解已而喟
然曰事固有不可爲者吾安能作費長房哉當
需以待君耳至夏季余得熱疾不汗幾死姬日
夜禱請以身代侍湯藥惟謹無負太夫人託及
病起余方周旋壇坫謬稱都講姬晝則慰余起

所無與常時而微察其私則竟夕不成寐余固詰之曰以君之才豈在一第哉且君年少兒不欲君速成顧君名日高太夫人望日甚然戰之勝敗君又不得主苟不能掃清河北將何以報太夫人幷無以復我嫗也余曰固哉功名之士孰能執券以往卽落魄無狀亦及時而傷之奈何先沉憂以傷生乎嫗許諾然終以不寐且自壬子元日卽奉戒不茹葷故日瘁及余下第時

先期居蕭寺將还山中姬使人謂曰郎君氣高
不能坐闕下觀新貴人出入欲爲山中游悲哉
然安可不一見余余已爲治游具當一過慰我
余初入戰時姬日夜禱於神余常恐不勝心厭
之及下第以姬望切益羞見姬又重姬之意靦
顏一往余故作丈夫態度姬必已不勝愁苦而
姬則談笑自若曰一第不可以爲君榮又安足
以煩君牢騷乎丈夫無爲人所窺兒已治具宜

已邀佐酒者君第往余亦爲之稍解即策蹇踞香山碧雲間聽松風如濤舉酒屬客曰新貴人放眼有山乎曰無也又曰舉卮可無磬折乎曰不能也曰佐酒者盡一時之勝乎曰不可得也余曰茲三者吾與諸君當傲之矣客曰雖然微君之姬不及此遂留連者數日余因讀書於西郊之極樂寺越旬日進訪姬姬怡如也反無曩者之蹙額曰不足介胸懷天欲老君才耳余謬

爲同儕所推兼以先進餙譽自度一第必可得及遭刖方不勝憤懣非姬日夕相慰幾於賦鵩初春淚姬已娠余甚喜三月而墮余復甚恚姬曰天也將何懟至是時復謂余曰兒娠而不能舉則宿疾之明驗矣故張姝雖韻士乎終不敢以強君令教坊有兩姝俱未破瓜兒欲爲君謀之以畢兒之願余屢違姬之意無以荅詭曰度尚幼不能舉子是卽向卿所言楊媚生之流也

姬不能屈然日不懌余以姬意在報太夫人亦欲抑就之然日夕望姬舉子不欲以它姬進也余以鎩羽耻入里門且度裝之棡扼者將耍張遂不復治歸計姬曰君才不下長卿終軍然亦止不過橋無踰關耳安可不近故鄉時時省太夫人以慰倚閭之望乎余亦念太夫人急遂冒嚴寒而出客久不能治裝至中道依友人之為守者殊備窶人態姬艮甘之後藉友人得治裝

姬曰君向以空囊浪遊徒以卷帙僮僕爲盜所
疑今君遊益窮卷帙愈多兒爲君策之第攜腹
笥往餘以待氷解僮僕之不任者皆先驅之歸
兒當與君攜一僕一婢各乘小肩輿婢與僕皆
跨以衛則無虞矣余從其說道中不勝寒余壯
丈夫亦且手足爲僵姬若不省者將抵豐沛前
一日有二盜露刃持弓矢相躡者數十里余意
欲爲之備姬笑曰盜覘君耳我行李甚蕭索彼

必典盡而返荷爲之備則益其疑矣余歎服曰增竈減竈皆自卿因非我所及也至徐河已氷泮遂順流而下不五日抵廣陵舟中之所言唯以余胤嗣爲急且曰行將覲大夫人矣徒手何以報泊廣陵則故余所言勝不勝爲姬訪家處也留一日即得其踪跡則已先一歲殁矣姬大慟遂哭於墓上自爲文以祭其略曰父以相得兒兒能以相得郎君兒可以見父母以女女嫗

嫗能以母母兒兒可以見母所喜者兒當藉郎君以聞父母當藉兒以不朽所恨者父母不能待見兒恐不能待郎君耳余心惡其言恐遂爲讖旣而曰亦一時哀悼語耳無足怪及登舫郎病余至金陵亦以不勝勞苦日呻吟繩牀上兩病者皆對白日爲無光向所定交之士大夫時有就余談者或言長干楊宛叔清才頡頏不下古人余不以爲意不意嫗從屛障後聞之及將

度歲余疏起姬亦勉粧櫛謂余曰無以破寂寥向客所言楊宛叔者君試致之來見將與之譚余諸適宛叔已他出客有持其書箑以示余者余袖歸以示姬姬曰自南宋徐夫人而後上下五百年不可得也趣爲我致來來則大喜曰我固善相人妹亦不負我此卽向者所言之楊媚生也余已長及詢之則宛叔猶以小字行而余偶所見之兩客皆以字稱余病不及詳也遂歡

會而罷余欲召嫗謂姬曰我無面目見嫗然不可以我故致卿久睽姬曰嫗雖老反可待君也君無疑遂召嫗是時姬病已將瘳嫗至遂霍然起嫗曰郎君浪游歸然固有日也吾女急欲報太夫人今且兩年矣郎君宜善成之昝所言邵家兒向老妾嘗陰與之約以秋蟲戰勝負為期邵亦堅蓄及鬬耗度郎君未能歸恐為客所賣遂歸盛儒生將奈何姬曰無庸我已得遠勝秋

水百倍者矣因日與余登臨烏傍燕磯葬愁雨
花秦淮諸名勝喟然曰平生慕建業山水今得
縱觀我志畢矣因謂余曰君之體亦日以殖太
夫人思相見急君縱不過家當邀太夫人一起
居無久滯也余曰我欲行久矣以病不能起且
奴子傳太夫人命以卿病欲我且無來寧稍需
之姬曰兒病不足慮况兒已復娠試以語太夫
人必色喜雖然兒愈弱必不能支君勿以爲念

余遂諾度道里之期不過二十日因欲渡江訪所知當不踰兩月歸則姬舉與否當是時决矣可以慎待瀕行謂余曰兒尚弱不能待君行君行無與言者牢騷還故鄉將必神傷兒涙以爲憂向屢以人進君君不許君固欲慎重耳今君試載宛叔以往宛叔才人也當涙憐之苟當君意即收之比游者兩載兒意所要者五人而皆不遂兩年歸宛叔未他適不可謂非天也余曰

卿故知我然卿之意欲我衆予辭予以報太夫人耳今卿已娠何強以所不欲爲余豈不解憐才者哉然可不惜唇舌焉能身爲標榜乎姬曰不然兒雖娠不可以保苟可保則姑俟君之歸以决余不得已允之曰雖然我明將行矣焉能促之治裝乎事終當已耳姬曰君固不知兒也兒已陰使人以情輸楊楊已諾將必辭它客而赴我昨復報我其客亦將行矣君試使人往財

必與俱來余猶未信後果如姬所言臨別姬謂余曰太夫人久別當從容以盤桓無以見爲念幸語太夫人亦弗念兒異日有以報太夫人則從太夫人繡佛前耳余泣下姬亦潸然余下長江踰京口順流而游吳門長跪太夫人之前以道烏烏太夫人亦念姬不置口聞娠則喜不勝太夫人謂余曰我以兒遠遊不復出戶今將侒佛於雲棲兒無渡江可遲我於湖上我暫歸即

嘗賫飯僧糗糧以來余受命太夫人先歸余復爲交遊所稽者數日及抵武林則太夫人偶以目眚未能即來遲之兩旬日猶未至忽心動晝臥夢向在句曲所夢羽衣者棹扁舟相訪爲余道平生余曰翁何來羽衣者曰奉上帝之命欲召西玄洞主耳余驚覺益不自安遂走急足訊姬而以書白太夫人欲且止渡江當返金陵省姬恐太夫人病目急未可以風蔟新秋當迎太

夫人於湖上太夫人報曰我已愈行將來兒當
遲我一晝夜一晝夜則太夫人果至至之日猶
言姬已娠我慶其就館將躬來視意甚悅甫暮
而南中之訃音至矣是爲癸丑夏四月之廿七
日也余一慟幾死太夫人亦爲之悲泣不進食
者累日余復強起以慰太夫人然以嘔血數升
日夜苦牀褥間太夫人以爲兒亦必不起復不
進食余勉起慰太夫人越十日始能召訃者於

前問其詳訃者曰屬纊之期四月之廿四日也於時爲巳余驚駭往視十六日猶得姬書道無恙書來八日何脆促乃爾訃者曰孃子於九之日同媼立於中庭忽淚數行下曰我負太夫人我負太夫人媼詰其故不答隨就寢然亦無他恙家幾欲遣人報而孃子堅不肯曰太夫人方相盤桓也我困於娠耳亦無所苦況自郎君行日進藥餌郎君來亦無所加也至十四日老

如恐遣人以聞人復爲盜所傷頃奴來過於逆
旅尚不能起郎君書至孃子尚起覩亦無他若
但曰郎君不宜急來以傷太夫人心至廿三日
猶起坐忽指曰致意眞君當稍相待也嫗詢之
則不答笑曰郎君當知之旋自起沐髮坐版榻
謂嫗曰兒向不自知欲以弱女子佐郎君立功
名不意人命局促遂不及相待兒負郎君以郎
在兒可不負嫗也但所欲報太夫人者亦有緒

不及覩厥成以爲恨耳復呼蒼頭進曰爲我致郎君自努力事畢當相見我將待於西玄洞耳但我所以報太夫人者是托郎君幸無以我死遂忘其言我居湖上久當埋骨於此遂瞑逝絶無所痛楚是時天方暑經晝夜神色不變當未卒時夜嘗聞鼓樂聲家人以爲妖孃子獨不怪未卒前三日有二靑衣執拂持旛以迎侍兒亦具見之孃子曰嘔不解恐反驚勿以聞也至是

遂不幸郎君客久囊無餘錢藉向之故交共解裝以厚殮曰我本意不負姬也嫗亦傾出其私蓄以爲治後事且慟哭至骨立幾死嗟乎余何積孽以觸上帝之忌致帝旣以相假而復奪之速耶余遊益窮聞姬之變氣益不振無可以報姬今已卜地於黃雀山其山巔可望湖當以葬姬因自爲生擴題曰布衣茅止生之墓於廟足矣但姬方欲以報太夫人之事責之余不知余

何以報姬以報太夫人也且欲以報太夫人者固爲姬立後以奉血食庶爲太夫人償姬矣夫天不負翁姬不負太夫人而余獨若負姬然西玄洞主之說幽顯遠近如合符節則羽衣者又且負余矣姬之死余無以不朽姬幸四方之士大夫㢲其事相以紀述歌咏之至傾天下則亦千古悼亡之一勝也客曰艮異哉不然何以聳天下之騷人作者是不可以不傳余勉拔淚以援

筆

夢蕉生曰余嘗次千古女子與人交者其指頗不合於人然私心獨快之文君奔相如千古以爲有心人也余獨目之曰勢利交何居文君果憐才則臨邛之車馬令之卑遜固讓將安用爲長卿與令當知其深也自此而往信史掌故及稗官野史所述者若章臺柳之識韓君平才交也玉簫之再託韋南康情交也至紅拂之識李

衛公眞可謂之意氣交耳逮梁夫人之知韓蘄
王又與紅拂巽直目之曰鬼神交何也茍非王
之假寐望而似虎梁亦焉能識英雄於卒伍哉
若夫孟光之嫁梁鴻拔哲人於傭卒不可謂之
非奇節也然我獨斷之曰名交葢鴻此時雖困
淪乎而名巳大矣故光曰願得如梁伯鸞者也
千古而下求才交情交意氣交者沓不可得即
欲得一名交者而欲以東南西北之人動弱質

艷情之女子與之其甘貧賤亦譚何容易哉乃鬼神者又慳不數與人効靈故上下一二千年遂使往古擅其勝然自往古以來亦未有合才交情交名交意氣交鬼神交萃而爲一者也而姬獨兼之余卽遜答人然往者人以余貧困沮姬姬屹不顧余寧不驕長卿哉況白頭之吟長卿與文君幾不能終始夫不以眞合者則不能永好道固然也而余與姬三年如一日姬又當

倣文君矣雖然長卿幸而先文君消渴以死姬

獨棄余而早夭長卿安得無笑人耶中逃鬼神

交頗促李鄴侯之病然異而確文烏可以掩余

即不倣不能與董狐上下猶欲以外史氏微今

古於藝苑其寧以身誣